玻璃球游戏

〔德〕赫尔曼·黑塞　著
唐日锦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献给东方旅行者

引　　言

——试释玻璃球游戏及其历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约瑟夫·克乃西特亲笔写下的译文：

……一般而言，对于浅薄者来说，不存在的事物也许比具体事物容易叙述，因为他可以不负责任地任用语言，然而，对于虔诚而又严谨的历史学家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但是，尽管向人们叙述某些似有似无

的事物难如登天，但这些却更为重要。虔诚而严谨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作为业已存在的事物予以深究，这恰恰使他们向存在着的和有可能新诞生的事物走近了一步。

阿尔贝托斯·塞孔多斯

我们的愿望是把我们能够收集到的资料也就是关于约瑟夫·克乃西特的资料，或者如玻璃球游戏档案中的游戏大师约瑟夫三世的生平材料，写入本书之中。我们当然清楚，这种尝试很大程度上违背了玻璃球游戏团体的治理原则与规律，甚至是背道而驰。因为尽量消灭个人主义，尽可能将个人融入专家学者中，正是我们重要的指导原则之一。由于这一原则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始终得到极严格的遵守，以致今天想要寻求到曾在这一团体中起卓越领导作用的若干人物的生平以及其精神思想资料，简直是难于登天，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无法判明这些人物的本姓原名。隐姓埋名乃是这一团体遵守的精神准则，并且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们一味地确证游戏大师约瑟夫三世若干事迹，并粗略地勾画出他的轮廓，并非出于个人崇拜与反抗习俗；我们深信，我们完全是为了真理与科学而服务。古人说：人们越是深究探讨一个问题，结果却越是陷于反命题的误区之中。我们不仅赞同而且尊重隐匿个人姓名的想法，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团体以及我们精神生活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我们略微浏览了一下这个精神团体的早期历史，也即玻璃球游戏的发展过程，事实却无可厚非地表明，在发展的每一阶段里，每一次扩建中，每一种变化内，每一项进步抑或在保守观念重要环节上，莫不切切实实地留下了每届主持者个人足迹，尽管他并非是独创，但他

引导了这种变化，并促使着它臻于完善。

无疑，今天我们对个人作用的认识与以往年代作家传记和历史学家个人认识已大不相同。以往的作者们，尤其是偏爱写个人生平的作家，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总只注重个人特性并视其为本质，如：他的固执，他反常的举止以及他独特的个性，是的，还常常干脆涉及于他的心态问题。我们现代人则与此相反，除非我们遇见了特殊人物。他们超越了自我，竭力使自我个性完美，否则我们不会写这些人独特的个性。我们只要认真观察，就会发现早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这类想法，例如，古代中国人中的“圣贤”或者“智者”；又如，苏格拉底伦理学说中的理想，就同我们今天的想法几乎没有差别，而许多伟大的精神组织，如罗马天主教会，在其鼎盛时期也曾具有类似情形，事实上，在我们眼中许多出自该教派的伟大人物，如圣洁的托马斯·阿奎那，就像古代的希腊雕塑一样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尽管如此，早在[illegible]世纪开始，我们全是精神生活改革的继承者，这类古老的理想现在已荡然无存了。当我们翻阅以往的传记著作时，我们是何等惊讶，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详尽地叙述了主人公的家庭童年、青春期和在爱情与地位奋斗中，所留下的心理创伤。我们现代人并无兴趣了解一位古代人物的心理情况以及他的家族史，也无意了解他的本能与作息习惯。即便是曾对他一生起作用的教育学科、书籍以及其他情况，他的文化背景我们都不觉得特别重要。我们只对这样一种英雄人物产生特殊兴趣，这个人的天性与他后天教育让他几乎融于自己的团体之中，同时也没有让自己丧失个性，它使每个人活得都有价值。因而每逢个人与团体发生矛盾，我们便可以

将此作为考察他是否杰出的标志。我们反对那类利欲熏心而损坏国家的人，我们只怀念那些献身者，他们才是真正悲剧性的人物。

我们发现堪称人类楷模的人物，并对他的一切产生了兴趣，这是自然的。因为我们由此认识到这个毫无冲突的完善团体并非是一架由许多毫无价值的人所组成的机器，而是一个个有感情的人。虽然由各部分组装而成，但有自己的个性和自由权利。基于上述，我们着手收集了玻璃球游戏大师约瑟夫·克乃西特生平撰写的手稿。

我们对克乃西特生平所作的报道，具有真实性，尤其是玻璃球游戏的选手们早已熟知的事情，出于这一原因，本书希望能够寻求到具有共鸣的读者，而不局限于游戏的选手。

对于极少数内部人员而言，不需引言和注释。但是为了让团体之外的读者也能了解本书主人公生平业绩，我们不得不在本书前面添写一篇简短的序言，以便那些外部读者得以略知玻璃球游戏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强调指出，这篇序言的对象是一般读者，因而毫无必要对团体内部涉及游戏的问题争论进行任何解释。若想就此而作出一则报道实则大可不必。

大家不可能从我们这里读到有关玻璃球游戏的完整历史，即便是才能卓著的作家也无法办到。这项任务只能留待下世纪的后人来解决，倘若一切原始资料尚且保存的话。大家更不应当把它视作一本玻璃球游戏教科书，因为绝对不会有人撰写这种书籍的。人们想要学会这一游戏规则并无捷径，只能够走通常的学习道路，总得持续几个年头，大概不会有任何行家里手能够把游戏规则简化得通俗易懂。

游戏的规则是一种高明的秘密语言，由许多科学艺术术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组成，因而不仅能够表达一切，还能够在所有学科中建立起联系。总之，玻璃球游戏是一种以我们文化背景为对象的游戏，就像一位处于艺术鼎盛时期的画家在他的调色板上摆弄色彩一样。凡是人类在其创造性时期所孕育的一切知识、思想与艺术作品，直至学术研究以及所带来的精神财富，都是游戏的内容，玻璃球游戏者汇集了一切具有精神价值的物质作游戏，好似一个风琴手演奏管风琴，而这是一架极尽完美的管风琴，它的键盘和踏板就像探索着整个精神宇宙，它的音栓多得无法计算，从理论上来分析，这架乐器在其演奏过程中可以重现整个精神宇宙的内涵。如今，它的键盘、踏板和音栓均已固定下来，只有靠理论才能改变它数字与程序并使它臻于完善。因为玻璃球游戏的最高行政当局极其严格的管制使一切想更新内容丰富游戏语言的设想无法实现。另一方面，这个固定不变的结构内部，用我们容易想象的画面来解说，在这架巨大管风琴的复杂机械内部，给每一个游戏者都具有了组合整个宇宙的可能性，于是要在一千次严格的游戏中找出哪怕只有两次类似的游戏，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便发生下列情况：两位游戏者选中同一主题的游戏，结果因个人的思维个性及技巧的不同，而使游戏呈现截然不同的效果。

历史学家追溯玻璃球游戏的起源和历史时期纯属他的自由。正如任何伟人的思想并无开端可言，因为凡是思想均为永恒存在。我们发现，早在若干世纪以前，思想便以朦胧的方式出现了，例如，在毕达哥拉斯的著作里，之后，又到了古希腊罗马文明后期，又可在希腊的诺斯提派圈子里发现了它，同样在古代中国文化中，以及在阿拉伯摩尔文化的几个高峰里看见了它的痕迹。它的足迹从史前时期不断延伸，经历了经院哲学

与人文主义，十七、八世纪的数学家学会，以及浪漫主义哲学和诺瓦利斯梦幻文字。每一项促使心灵趋向宇宙整体的运动，每一种柏拉图主义学会，每一个知识精英集会，每一次试图让实用与理想科学互相结合的活动，每一种调和科学与艺术或者宗教与科学的尝试，无不建立在这一永恒的思想基础之上，而玻璃球游戏便体现了它。无疑，大家都知道，像阿贝拉德、莱布尼兹和黑格尔等哲学家都曾梦想把精神世界集中归纳为思想体系，把文化艺术的生动美丽与严谨科学的魔术般力量结合起来。而那个音乐和数学几乎达到的古典主义高峰让我们体会到，在这两种原则之间经常相互交流补充。我们还可以在两个世纪以前的那位尼古拉斯·冯·寇斯的著作中读到同样的故事情节，例如他说：“心灵是由潜在的可能性汇聚而成，以便凭借它衡量一切事物，并且它具有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借以在统一与单纯中衡量一切事物，就像是上帝所创造的一般，它还是联结的必然性，借助事物的独特个性衡量一切事物，最后，它可以限制住潜在可能性，衡量一切有关事物。更有甚者，心灵还可通过比较进行象征性衡量，就像可以通过数字和几何图形使它们与其他事物等同一样。”此外，似乎并不是这几类想法几乎接近我们的玻璃球游戏，或者符合这一思想游戏，或者与这类幻想相类似。我们可以在他的著作里找到不少，甚至可以说成有很多这类似之处。就连他的爱好数学，他喜欢并擅长将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图形和原理以比喻方法应用于神学—哲学概念，也似乎与进行玻璃球游戏的心理状态十分接近。有时候他那种独特的拉丁文，也使我们联想到玻璃球游戏语言的可塑性。

阿尔贝托斯·塞孔多斯无疑属于玻璃球游戏当中具有影响

的始祖之一，这从本文前面的题词便已显示出来。而且我们从中揣测，虽然的确无法证实，玻璃球游戏的这种游戏思想也曾主宰十六、十七、十八世纪那些博学音乐家的心灵，因为他们在音乐方面的创作建立于数学的玄思之上。我们从这儿或那里的古代书籍中不时读到种种这些传闻轶事，叙述这个富于魔力的智慧游戏，一些学者、僧侣或者爱好思想的王公贵族发明了它们，并试着玩过，其中有的采取下棋形式，但是棋子和棋盘除了一般的功用外，还包含其它的意义。我们人人都熟知人类各种的文明起源时期的许多传说、神话和寓言，那时的音乐力量远远超出于其他一切艺术技巧，成为了统辖灵魂和国家的力量，音乐是一个强悍的摄政王或者是人们及其国家都必须得遵守的法典。从中国最远古的时代直到希腊神话时期，一种被音乐支配人们过幸福天堂生活的观念始终占有着重要地位。玻璃球游戏也与这一音乐崇拜具有最内在的联系。

尽管我们也辨认出玻璃球游戏的思想是永恒的，认为它早在实现之前便已存在，然而它发展到我们现今熟知的形式，显然有它明确的历史轨迹，这里试将其最主要的历史阶段概述如下：

这场建立游戏的团体和发明玻璃球游戏主要成果的思想运动，开始于文学史家普里尼乌斯·切根豪斯所研究并命名为“副刊文字时代”的这一历史时期。这一称谓固然美妙，却具有危险性，常常很容易诱导人们对那个过去年代生活状况的观察发生偏差，事实上它被形容为“副刊文字”的时代并非是毫无思想的时代，甚至从来不曾缺乏思想。然而，在切根豪斯看来，那个时代对精神思想考虑甚少，或者说它还不懂得如何恰当地在生活与国家结构之间安排精神思想的地位，并使其发挥

作用。我们坦白地说，虽然我们对那个时代所知甚少，但它几乎是孕育了以后一切文化的土壤，凡是今天的精神生活无不烙刻着它的标记。

切根豪斯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市民化”的社会，是一个广泛屈服于个人主义的时代，当我们按照切根豪斯所描述的若干特征去了解其气氛时，那么我们至少会相信，他笔下的诸多特征不是杜撰，也不是夸张或者歪曲的，因为它们是一位伟大学者研究了大量史料后的结论。我们找上他，因为他是迄今唯一认真研究了这种“副刊文字”的社会历史学家。与此同时，我们还得提醒大家切记，不要对已经远去的时代的错误和野蛮嗤之以鼻，那是十分轻率和极其愚蠢的。

中世纪以后，欧洲的精神生活走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挣脱一切权威的束缚，也就是从成熟的理性主义立场这个角度来反抗罗马教会统治的斗争。另一种倾向则是秘密而不懈地搜寻着如何正当地获得这种自由，如何建立一个崭新而又理性化的权威。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断言，总是精神上的思想在这场因目标的不同而产生矛盾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

用无数人的牺牲去换取这种精神上的胜利值得吗？过去的一切痛苦、痉挛，从审判异教徒到实施火刑，迫使许多“天才”成为无谓的牺牲品，致使他们发疯或自杀，难道这不是无庸置疑的问题？历史就是历史，不论它是否正确，不论它应不应当发生，也不论我们是否承认它的“意义”，一切全都无法改变。不管怎样，人类为精神“自由”而进行的斗争终于展开了。一直到后来被称为“副刊文字”的年代，人们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在精神上却难以实现。因为每个人虽然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全摆脱了教会的监督，也部分摆脱了国家的管束，但是还始终未能建立起自己所向往的一种真正崭新的权威和合法性的准则。切根豪斯向我们阐明了那个时代的阴暗、精神的堕落、腐败与自我侮辱的实例令人触目惊心。

我们必须承认，对于那种“副刊文字”时代遗留下来的精神产品，不能予以明确的判定。它们显然是每日报纸版面上最受大众欢迎的部分，拥有上百万读者，是那些识字很少的读者的精神食粮。它们所描述的或者是一些“杂文”超过了千种。这类副刊文字的作者当中较聪明者常常炫耀自己的作品，切根豪斯在读罢了许多这类著作后表明，尽管它们确实难以理解，却显示出作家们的自我揶揄倾向。很可能在这些粗制滥造的产品里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讽刺和自我揶揄的倾向，因而我们首先得找到理解它们的钥匙。这些杂文著作的作者一部分来自编辑部，一部分是“自由”作家，常常被称为诗人、学者以及著名的大学教授。

这类文章最热衷写的题材是：关于男女之间的奇闻逸事以及反映他们的私生活的题目五花八门，如：《尼采和 [illegible] 年的妇女时尚》，《作曲家罗西尼最爱吃的菜肴》，《小狗在红妓女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等等。人们爱写的另一类内容侧重于历史，也正是当今富人聊天时经常涉及的话题，譬如：《几世纪以来的人造黄金梦》或者《论化学—物理试验对气候的影响》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数量多多。倘若我们读过切根豪斯有关这类无聊文章的目录，会对人们竟以它们作为每日的精神食粮而惊讶万分，居然这些颇有声望的作者来“服务”这种无多大价值的庞大消费，而它被形容为人类同机器之间的关系。

某些时期里特别流行访问名人，切根豪斯还为此辟了一个

专栏，记载了诸如此类的访问记录，例如请化学家或钢琴家谈政治，请走红演员、舞蹈家、体操明星、飞行员，甚至诗人议论独身主义的利与弊、经济危机的可能成因以及其他日常问题。所有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把一个热门话题与一位名人扯在一起，切根豪斯举了上百个例子，其中有些文章读后令人目瞪口呆。综上所述，很可能这些匆忙赶写出来的文章里也存在着讽刺性内容，也许是一种极端邪恶的垂死挣扎似的讽刺，我们唯有设身处地地着想才可能深深地体会到其中的内涵。而当年大多数似乎深爱读报的读者，却显然半知半解地全盘吸收这些无价值的东西。如果一幅名画换了主人，一份珍贵的手稿被拍卖，一座古城堡惨遭回禄之灾，或者一位古老贵族家庭的成员卷进了一场丑闻等等，读者们不仅能在众多的报道中找寻到具体事实，而且还会在今后出版的其他文字材料里阅读到一大堆从历史背景和心理状况等等角度撰写的有价值的东西，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不会被洪水般急流所冲走，而所有匆忙问世的文章，不论在遣词造句上，还是在分类构思上全都存在着不负责任地修改的标记。

此外，还有一种游戏与“副刊文字”相提并论。在这类游戏中，读者成为发起人，充分运用每个人知识才能，切根豪斯曾针对这现象写了一篇题为《纵横字谜游戏》的书籍，报道十分详尽。当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大都是工作劳累而且生活艰辛的人，在闲暇时俯身于这些字母拼成的字字句句上，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填充着其中的漏洞。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可只见其荒谬难懂的方面，更不得持讥讽态度。因为每个人玩这类孩子气的猜谜和填字游戏既非出自天真稚气，更非由于游手好闲，而是因为他们在参与多次可怕战争之后，处身在政治、经

济和道德的震荡和混乱而感到恐惧。他们自然不只是无意识的玩耍这类小小的文字游戏，而完全符合一种深藏的内心需要，闭上眼睛不去正视那些骇人听闻、难懂的没落景象，以便尽力逃入一个洁白无瑕的假象世界。他们不屈不挠地学习驾驶汽车，玩最难的纸牌游戏以及沉湎于字谜游戏之中，——因为他们面对着死亡、恐怖、痛苦和饥饿，他们已不再能够从宗教获得慰藉，从理智求取忠告。他们读过也听过太多的文章和报告，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耗在自我个性的强大上，以致无法对抗外界恐怖，他们只能忧心忡忡地度过一日又一日。

另外还有许多演说辞也是这种“副刊文字”另一类重要的变体，我们必须在这里详细地说明。那时，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从事文化行当的各式人等，都曾依然向强烈留恋业已丧失意义的往昔文化观念的中产阶级市民发表大量的言辞，不仅有关于节庆祝贺的特殊场合上的讲话，而且还有相互间热烈交往的讲话，演说数量增多几乎让人难以琢磨。当年一个中等城市的市民或者他的妻子每周可参加一场报告会，而在大城市里则几乎天天晚上都可听到形形色色的主题演讲，对艺术作品，或对诗人、学者、研究人员，对环球旅行等等发表一些理论见解，而听众大都持被动的态度，尽管演讲的内容与听众间总存在一些关系，却因他们缺乏一定的相关知识、心理准备和感受能力而必须保持沉默。当然也有幽默风趣或者机智诙谐的演说，譬如讲述歌德身穿青色燕尾服如何走下驿站马车，如何勾引斯特拉斯堡或魏茨拉尔的美貌少女，又大谈特谈阿拉伯文化，演说中不断冒出许多聪明的时髦话，好似往骰子盘里一把把掷骰子，每当这个听众大致领会了某句俏皮话的时候，会变得兴高采烈。人们还倾听了许多介绍作家的报告，其实他们并未读过

或者即将阅读这位作家的作品，他们只是听着，或是看着银幕上放映的作家相片，就像他们阅读报刊上难读的“副刊文字”一样，吃力地穿越着由他们一个个毫无知晓其意义的互不关联的知识片断所组成的汪洋大海。总之，人们已到怀疑文字这一可怕的阶段。一种崇尚苦行主义的反运动开始逐步走向成熟，最初还属萌芽阶段，只在极小的圈子里活动，很快便日益壮大起来并成为尊重人类培育新人的运动。

那时的精神生活其实在许多方面都是极为丰富和崇高的，至于同时存在的诸多不稳定与虚假现象，我们现代人将其解释为一种恐惧症，因为人们在一个似乎很成功繁荣的时代即将结束时，忽然发现自己正面临死亡，物质极端匮乏，政治和军事危机四伏，自我怀疑日甚一日的增长，怀疑人的力量与尊严，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然而，与那个时代同衰亡的还有许多高水平的精神成就，其中令我们欣慰的遗产是音乐的诞生。

但是，虽然人们能毫不费力地把过去的历史片断融入世界历史，编得淋漓尽致，但要让他们安排他们在当代现实中的地位却是不可能的，因而当年在知识分子中间——目睹精神文化需求和成就迅速下降到了极其微弱的水平——产生了可怕的怀疑与绝望感。也即是他们刚刚发现。我们文化的青春期和创造性时期业已过去，晚期已经来临。突然间，人人都意识到了这点，许多人便以详细的观点分析了那个时代为何出现如此大量令人惊恐的现象：冷漠的机械式的生活，严重的道德堕落，国际间信赖的缺乏，艺术的虚伪。情形就像那篇惊人的中国童话里所描写的，“下沉的音乐”已经奏过，好似一架管风琴的隆隆低音荡气回肠了几十年后终于逐渐消亡，然而它早已进入过学校、报刊和一些研究所散发出的毫无价值的气息，早已袭击

过许多大体上还算严肃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令他们忧郁或者疯狂，它在一切艺术领域泛滥成灾。对付这个业已入侵而且无法加以驱逐的敌人有种种不同的办法。有些人默认其存在并且恬静地忍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这恐怕是最正确的态度。有些人试图否认它的存在，却在这些文学理论家提供其文化衰落论点时显示出站不住脚的弱点。此外，凡是反对上述文学理论家观点的人，都会在广大市民中产生影响和获得响应，因为对广大市民而言，把他们昨天经久不衰的文化说成是死亡之物，把他们珍惜的知识和艺术，认为是全然虚伪的东西，那就像突然发生了通货膨胀和爆发了威胁其财产的暴力革命一样，简直太令人无法忍受其狂妄了。

另一种对付这种巨大的衰亡气氛的方法是玩世不恭的冷漠与嘲弄。他们拿跳舞解愁，声称为未来担忧是无知者的蠢事。他们撰写音调铿锵的“副刊文字”，谈论艺术末日、科学末日、语言末日。他们在自己用报刊建立起来的副刊文字世界里，怀着某种类似自杀的狂热谈论人性的彻底堕落，观念的完全破产，并且摆出玩世不恭或者冷漠的态度，似乎不仅是艺术、文化、道德以及正直等等，就连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已趋于灭亡。因而，凡是健康的人们如果多少染上了忧郁症，而原本有病的人则会恶化为悲观主义重症。想要改变这种过时腐朽的观念，想要凭借政治和战争改建世界及其道德，唯有文化本身先具有真正自我审视和纳入新的宇宙次序的能力才行。

这一文化在数十年过渡期间其实并未处于停滞，而恰恰在衰败过程中，在貌似被艺术家、学者和作家带头抛弃的境况下，它却达到了具有敏锐警觉和自我批判能力的阶段，这纯属少数个别人的良知起的作用。早在“副刊文字”的繁荣时期这

里便普遍存在着决心忠于良知的个人与小团体，并且竭尽全力为未来而拯救优秀的传统、秩序、方法以及智慧的核心内容。当年的发展情况如何，根据我们今天的认识，从人们为防御趋势而作的自我总结反省和积极的过程来看，大致可分成两大组。学者们的文化良知在音乐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得到了庇护，因为这一学科当时正处在高峰时期，即使在副刊文字的中心也组成了两个后来非常著名的神学院，以栽培人才的难度经验教训而著称。好似上苍也非常乐意对这一小群勇敢者的奋斗施加恩惠，在那无比忧愁的时期里竟然出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奇迹，虽然事出偶然，但确实具有神奇效果：巴赫的十一份手稿在他儿子的弗利德曼的产业里又被人发现了。

为抵御变质而斗争的第二部分力量是东方旅行者的联盟，盟员们重视精神教育远过于知识教育，他们培植东方式的虔诚和敬仰心理——我们目前的精神教育和玻璃球的游戏方法，尤其是苦思冥想全都得自东方。东方旅游者们的另一份卓著的贡献便是运用新观点审视我们文化的性质及其延续性，他们不完全运用学者们惯用的科学分析法，而是通过古老的东方文化，也就是让他们的本能与遥远的时代及文化有机地联结在一起。例如他们中间有些音乐家和歌手被称为能以纯粹古典方法表演几世纪以前乐曲的技艺的高手，并说他们可以准确无误地演奏和歌唱一首 [illegible] 年或者 [illegible] 年的乐曲，似乎他们全然不知后来不断添加的种种流行音乐、改良变化和大师们的精湛技艺。这在那样的时代——人们一味追求能够控制一切音乐演奏的动力和能力，一味摸索着指挥的“构思”和方法而几乎完全忘却了音乐本身——确实是惊人之举。当东方旅行者联盟的一个交响乐团首次演出了享德尔诞生之前的一组舞曲时，他们以完全

另一种时代与世界的纯朴高尚不加任何修饰的技艺进行演奏，据后来的报道说，一部分观众觉得难以理解，而另一部分观众却听懂了并且认为自己好像有生来头一次欣赏音乐。东方旅行者联盟的某位成员还在位于勃兰姆加登和莫尔比奥之间的联盟会议大厅里制造了一架巴赫式的管风琴，管风琴制作得十分完美，倘若当年他有条件去做，简直就像是巴赫亲手所制。这位管风琴制作者遵守当时流行的联盟原则隐藏了自己的姓名，而采用了十八世纪一位先辈的名字：西勃曼。

我们的话题已逐渐到了现代文化概念诞生的源泉。这些文化概念中最重要之一就是新出现的学科：音乐史和音乐美学，然后就是突飞猛进的数学。东方旅行者们的聪明才智又替它们增添了若干光彩，而同音乐的新构思与新注释的诞生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业已陈旧的文化所持的创新态度——既开明又信服。种种具体事实无需在此多说，因为大家都已十分熟悉。人们对文化的这种新观念，可以说是在文化发展历程中调整了关系，所产生的最重大后果便是大家逐渐放弃艺术的著作，精神工作者们逐渐逃离纷乱错杂的尘世。最后，重要的内容便是玻璃球游戏的兴起与繁荣。

早在 [illegible] 年初，“副刊文字”还处在顶峰时期，音乐科学的日臻完善对玻璃球游戏的开创无疑具有巨大影响。我们作为音乐科学的继承人，相信自己对以往伟大的开创性世纪的音乐，尤其是十七和十八世纪的音乐，不仅知道的人较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认识得也较深。当然，我们作为后人与古典音乐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创造性时代的人。我们对常常令精神思想停滞的真正古典音乐的崇拜，与我们对当时那些朴实音乐演奏的喜爱欣赏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我们常常在忌妒崇拜之

际，却忘却了其诞生的境地和命运之艰辛。几乎整个二十世纪都把哲学或者文学视作从中世纪迄今伟大文化存留下来的不朽成就。然而，我们从中看到，后来的几代人让数学与音乐这两门学科取代了它们的位置。自从我们放弃与后来几代人进行开拓性竞争以来，自从我们不再崇拜音乐创作中那种占统治地位的统一与单一的动力学感觉以来——那却是从贝多芬以及浪漫主义初期开始便支配音乐创作整整两个世纪之久的狂热崇拜，我们相信——当然只是按照我们缺乏创造性、却值得遵守的方法——我们这才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所继承的文化雏形。如今我们已不再有以往那些时代旺盛的创造欲望。十五、十六世纪的音乐风格竟能毫无改变地长久保持至今，简直让我们难以置信，为什么那时候创作的大量音乐作品里几乎没有丝毫卑劣气息呢？为什么十八世纪开始蜕化变质，冒出那么多五花八门的风格、时髦的流派呢？尽管大都昙花一现，却令人充满了自信。但是我们深信，我们已领悟了今天称之为古典音乐的实质，了解了那几代人的精神、道德和崇敬，并且把这一切都视为自己学习的典范。譬如我们今天对十八世纪的神学和教会文化，或者对启蒙时代的哲学，都已不多关注，甚至全不重视，但是我们在巴赫创作的合唱曲、基督曲和前奏曲里却强烈地感受到了基督教文化令人精神升华的巨大力量。

此外，我们的文化对音乐的态度还有一个漫长悠远而值得崇敬的范例，这也是玻璃球游戏为之表示高度重视的范例。在充满传奇色彩并存时期的中国，音乐在全国上下起着一种具有支配力量的作用。人们甚至认为，音乐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文化、道德乃至国家的前途。音乐大师们被赋予了严格维护“传统音调”之单纯性的重任。音乐的衰败便成为一个朝代和一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